

Marguerite Duras



许钧/主编

杜拉斯文集

厚颜无耻的人

王士元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主编 许钧

杜拉斯文集

厚颜无耻 的人

王士元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厚颜无耻的人/[法]杜拉斯著;王士元译.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1

ISBN 7-5313-2186-6

I. 厚… II. ①杜… ②王…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4347 号

Les impudets © 1992 Editions Gallimard

Chinese Copyright © 1999 Chun Feng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Copyright licensed by ZB.L & ASSOCIES

ALL RIGHTS RESERVED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35 千字 印张:6 $\frac{3}{4}$ 插页:2

印数:1—8 000 册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周荣胜

责任校对:宋嘉哲

封面设计:耿志远

版式设计:耿志远

ISBN 7-5313-2186-6/I·1902 定价:11.00 元

主 编 的 话

玛格丽特·杜拉斯，无疑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最具个性、最富魅力的一位女作家。她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拥有广泛的读者。

杜拉斯的人生是复杂的，个性是鲜明的。她敢爱，敢恨；她经常绝望，却从不放弃过抗争，而是在抗争中获得欢乐，赋予生命以绝对价值；她说写作是“一种死亡”，她却在这种独特死亡方式中透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与无限的创造力；她是一个作家，但从不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以积极的“介入”，一腔的热情参加到各种社会、政治运动中去；她参加过抵抗运动，反对过阿尔及利亚战争，也曾投身于一九六八年的“五月事件”。二十世纪下半叶在西方世界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她几乎都以自己的方式“介入”过，经历过。

杜拉斯的追求是永远的。她从小有着反叛的精神，从不墨守成规，永不满足于传统，而是始终不懈地追求着独特性：独特的人生体验，独特的艺术表达。在她看来，她写过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是零，她永远是在努力地从零开始，突破自己的过去，塑造全新的现在。

杜拉斯的创作是多彩的。她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艺术创作中，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多姿多彩的艺术世界。她的小说、戏剧、电影创作，她的评论，她的随笔，“熔小说风貌、戏剧情境、电影画面与音乐色彩于一炉”，成了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中一道独特的景观。

杜拉斯是有争议的。富于激情、好走极端的杜拉斯在法国拥有无数的崇拜者，也有众多激烈的反对者，读者阵营分成了“崇拜杜拉斯派”和“敌视杜拉斯派”：前者赞叹杜拉斯勇于探索，标新立异；后者抨击杜拉斯否定传统，离经叛道。

杜拉斯的影响是广泛的。早在五十年代初，她就以《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赢得了广泛的读者，并角逐龚古尔文学奖。一九八四年出版的《情人》，更为她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在法国、在整个世界文坛，无可争议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据不完全统计，她的作品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在全世界上流传。著名传记作家劳拉·阿德莱尔认为，“她是当代法国最富创造性的杰出人物”。她死后，有关她的各种研究著作和传记不断问世，读者对她表现出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无疑，她的影响不仅广泛，而且深远。

中国读者对杜拉斯是喜爱的，甚至有点偏爱，偏爱她的《情人》，她的《广岛之恋》。然而，在我们看来，人们对杜拉斯的认识才刚刚开始，还有待于深化，有待于丰富。感谢春风文艺出版社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向中国广大读者展示一个丰富而多彩的杜拉斯的世界。我们在这儿介绍的，是法国最负盛名的伽利玛出版社半个世纪以来出版的杜拉斯的二十二种作品，该文集网罗了杜拉斯从步入文坛到离开这个

世界各个阶段的代表作，包括小说、电影、戏剧、随笔等各种形式的作品。为了帮助读者朋友更全面地了解杜拉斯，我们还从众多的杜拉斯传记中，选择了一九九八年荣膺法国菲米娜批评大奖的《杜拉斯传》，相信中国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一个更丰满、更真实、更具个性、更富色彩的杜拉斯。

有评论说，杜拉斯作为一个女人，你可以爱她，也可以恨她；而作为一个作家，她的艺术魅力则无可抵挡，是不朽的。我们相信，杜拉斯将是永远不会被遗忘的。

许 钧

一九九九年八月八日于南京大学

献给我没有见过面的哥哥雅克·D



莫德打开窗子，山谷里的嘈杂声飘进她的房间。太阳就要落山了，山的后面聚集着大片大片云彩，云彩像盲人一样，向着一片光亮冲去。云彩有“七重天”高，似乎高得令人头晕目眩。那里暮色沉沉，此种景色一直伸展到塞夫尔的山丘，与那里的昏暗景色浑然一体。远远的天际是郊区，那儿有一座座工厂，房间的窗子向着天际开着，在天际和房间之间，薄雾密布的天空呈青蓝色，像水一样。

莫德在窗前停了片刻，她把胳膊放在阳台的栏杆上，耷拉着脑袋，神态颇像闲暇的孩子。然而，她的脸色苍白而又憔悴。

她回到房间，关上窗子，山谷里的嘈杂声倏然消失了，仿佛关上闸门似的。

饭厅的尽头有一个餐具橱，那是亨利二世时代的普通家具，可是它在格朗家里时间长了，久而久之，似乎成了一个不说话的人。它跟随全家人已有二十余年，他们用得缺了口的碗碟都放在这个橱里。橱里杂乱无章，橱子式样陈旧，可见这家人毫无鉴赏力。看见这个橱子，便知道格朗一家人从未挑选、购买过家具，家里的家具都是随便继承的遗产，至

于家具漂亮不漂亮，式样好不好，他们都毫不介意。

他们旅行回来后，每天天刚晚便坐在橱子周围。这些晚上总是最难度过的，因为他们觉得似乎不曾离开过它，觉得这个老餐具橱总是瞧着他们，它似乎成了他们的绝望的写照。

这天晚上，橱子上放着一份寄给雅克·格朗的塔瓦雷斯银行的收款汇票，正等待他打开呢。汇票到的真不是时候，这是可怕的一天，因为雅克刚刚失去了妻子米里埃尔，这一天，她因车祸而丧生。家人丢下他，他在房间里哭泣。他伤心的是大家不大认识她，每个人都不照料她，除了个人的原因外，格朗一家人还有一个共同的原因，那就是对他如此痛苦，怀有一种蔑视。

由于这个原因，莫德未去看他，并非借口塔瓦雷斯银行的汇票，她觉得汇票来得并不是不是时候，她甚至讥讽地说，这样悲惨的一天是命中注定的。

在饭厅里，东西放得乱糟糟的，她哥哥的大衣，他的围巾，他的帽子，统统扔在椅子上。这些质量上乘的东西令她赞叹不已，因为与她自己的东西大不一样。

雅克的呜咽声从饭厅的门和黑洞洞的、毫无装饰的狭窄的走廊传来。莫德把她高大的身子倚在窗口，仰着头，注意地听他哭。她是那样美丽，而她的美貌出自她的线条粗犷的面孔。她的眼睛虽然是灰色的，然而，她的苍白、宽大的额头使它暗淡无光，高颧颊使她的脸显得长了，由于全神贯注，她的脸一动不动。

莫德只感到她的心脏在怦怦跳动。她的脑海里涌现着一种难以抑制的厌倦，但是她的身体像拦河水的坚固堤坝一样

拦纳了它。这个四十岁的哥哥，比她年长二十岁，呜呜咽咽，像个孩子。他与米里埃尔结婚还不足一年，这次结婚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事，因为他从未经历过什么大事。从他成年时起，也就是从快到二十岁时起，他就觉得要宽容亲人。

格朗·塔纳朗夫人乐意地同意他过一种闲逸而冒险的生活，而从未原谅他与一个上流社会的女人结婚，让他接近上流社会。如果说她与儿子的口角很快没有了，如果说她每次看见儿子大发雷霆是因自己引起的而神奇地平静下来，现在这种情况没有了。

莫德猜到他们的母亲来了，她单独呆在套间的尽头，躲在厨房里，这是她的最后一道防线。厨房里阒然无声，然而，莫德知道呜咽声在打破塔纳朗夫人的表面沉默。自从下午三点钟（现在是晚上八点）折磨开始以来，他们该是多么痛苦啊！



门铃响了，年轻姑娘走去开门。她的同父异母的兄弟探了一下脑袋。他瘦削，一头棕发，脑袋灵活得像孩子，那脑袋活像塔纳朗。

一听见莫德的悄悄的说话声，一见到不寻常的寂静笼罩在这个家庭里，他便猜到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了吗？让他们在这里，跟我来。我们走吧。”

莫德拒绝了。她打开她身旁的一盏小灯，等待着。

不一会儿，只听钥匙咯吱响了一声，塔纳朗先生从走廊的阴暗处走出来。他留着短短的浅棕色的小胡子，眼睛耷拉着，脸上一道道皱纹，看上去像一条条疤痕。他瘦削，背也

有点驼了。

塔纳朗曾经从事一个诚实的职业，他在欧什中学教授自然科学。他退休时娶了他住在同一城里的格朗夫人，她的前夫是这座城里的税务员。

六十岁时，塔纳朗从国民教育岗位上退休。这时他不得不重操旧业，以减轻他的沉重负担，因为从他结婚时起，他的个人财产已经用得精光。

说真的，他的亲人们很容易迁就他所做的牺牲。还要说的是，自从塔纳朗工作以来，他对家人的专横尚能避开一些，并且觉得生活得很愉快。但是他对家庭生活的不可避免的种种约束从来不曾习惯过，此外，他在生活中总是怕他后妻的儿子雅克·格朗。塔纳朗夫人虽然有两个孩子，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娶了她，因为他预料她的大儿子很快会自谋生路。

他有一个儿子，名叫亨利。他内心对亨利怀有一种深深的爱，亨利对他虽然没有任何回报，他也很快接受了。

因此，他看上去生活得很平静。

他刚走进屋里，便知道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情，他走向他的女儿，希望她使他摆脱困境。

“如果您饿了，我马上给您端饭菜来。”莫德说。

这时，塔纳朗夫人用微弱嘶哑的声音叫道：“莫德，给你父亲端晚饭来，晚饭做好了。”

年轻姑娘连忙在桌子上放上一块漆布，摆上一套餐具，随后向厨房走去。

她母亲开了灯，开始看报。她头也不抬，用低沉的语调重复道：

“一切都好了，你与你父亲一起吃吧，如果你哥哥回来，你也照料他吃饭。”

莫德没说他哥哥晚上一定不回来。

晚饭吃完了。塔纳朗说他要回他的房间。不过，他悄声问她：

“她死了，是吗？”

莫德点点头，他又说道：

“其实，你知道我不愿看见她有什么不测之事，这太令人遗憾了。”

他嘴里还嚼着食物，在阒然无声的屋子里，发出这样不寻常的声音，令人烦躁。他刚要走时，又回过头来说道：

“我不想打扰你的母亲，你代我祝他晚安。”

他的卧室与饭厅只隔着一堵墙。莫德很长时间都能听见他的脚步声。他的脚步在没有地毯的地板上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



莫德心里很平静。这场悲剧蕴积已久，自从雅克和他妻子手头拮据时就已蕴积了。

除了雅克结婚的头几个月，她回忆不起他有不拮据的时候。他总是缺少钱，钱成为他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东西，他处在金钱的旋涡中，被金钱弄得晕头转向。

当他有钱的时候，他便成了另一个人，他的精神变得那么空虚，以致胡乱花钱，把钱往水里扔，一个月的钱他在几天之内用光。他衣冠楚楚，宴请每个朋友。他经济一时宽裕时，便花天酒地，整整一个星期不在家里。而这个家庭花钱

很吝啬，像一些节衣缩食的家庭一样，对待金钱，如同仆人谨慎对待主人。

当他的口袋里只剩几个子儿时，即使用很少的钱，他也要苦苦掂量一番。他去打猎，试图搭乘伙伴的车，终未成功，他玩耍，一时一个子儿也没有。最终，在他离群索居，一蹶不振的时候，他去求他的伙伴中的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的帮助，他很会用这一“手法”（也许只有这伙人对他怀有一定的同情，而他呢，却恨他们，因为过去他们是在他一生中的不可告人的时候来看他）。

他的妻子的钱像来路不明的钱一样，花得很快。一连几个月，夫妇二人过着一种被人们称之为无聊的生活，因为这种生活毫无意义；然而，这种生活是很难过的：终日无所事事，一心想着自己，即使他们表面上生活得慷慨大方，不间断地愉乐和休息，不停地驱除烦恼，也消除不了这种感觉。

米里埃尔把她的财产托付给了雅克，但她总是不知道他是怎样使用的。她讨厌记账，也从来不记账。他呢，他很快便像疯子一样东奔西走，以支付他个人的花费。

时隔不久，他开始向别人乞讨。最近一段时间，别人给他微不足道的钱，在他看来，也是可观的数字。

“我知道你不可能借很多钱给我，不过，你尽力而为吧。一张一百法郎我就足够了。我要挺住过日子。”

“我相信你妻子很有钱，”他母亲反驳道，“你认为我的负担还不重吗？”

他默不做声，生怕把他的事情搞坏，因为他估计他的困难会越来越大。而事实上，塔纳朗夫人在她的儿子的需要越来越多的时候，对钱越来越不肯放手。这些经过再三发誓，

苦苦哀求弄来的钱，越来越成为米里埃尔的必需：买袜子（她没有袜子穿），付房租，赎回放在当铺的首饰。他终于找不到任何理由为他的需要辩解。他要吃饭。他更巧妙地思量着。

“她会做菜，做得很好！您如果想尝一尝……等我们手上有钱时，你来吧，妈妈，你说呢？”

“我呀，我难道不会做菜？你不喜欢吃我做的菜？你说一说……”

她恨他，因为爱处于低谷时就会变成恨。但是，归根结蒂，她对他的不如她意的爱情并不感到不快。

他立即做出凄怆的样子。他像病人一样躺下来，等待人来问他生了什么病。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一个钱没有，今天晚上我就不回去。她大概在等我呢，但愿不再看见她走掉。”

与他分离已有几个月的一伙人，再也不来看他。

大家以团结、关怀为重，他的弟弟，他的妹妹，他的继父，大家都罄其所有，莫德，亨利，塔纳朗本人，无一人不慷慨解囊。大家非常乐意地悄悄给他二十法郎，三十法郎，五十法郎不等。而他却以惹他们恼怒为乐。

“妈妈同意吗？”

“不，她什么也听不进去。”

塔纳朗夫人这样镇静而又灵活地处理她儿子的事情和掌握他的命运。他很快对小家庭失去兴趣，越来越多地回家吃饭。为了使他不产生她对他有求必应的感觉，她从来不一下子给他很多钱，然而让他过上基本生活，到他下次回来，总是够用的。

他一下子不见了，有半个月不见踪影，大家猜测他做成一件什么事情。

时隔不久，印有塔瓦雷斯银行笺头的信件又不断寄来，每隔四个星期寄来一封。起初，他对这些信件无动于衷，当他有钱时，他则感到惶惶不可终日。

不曾吃过受债主摆布的苦的人，就不懂得这些贪婪的债主使他厌恶透顶。往常，他的信是在他妻子那里收到的，现在他叫人把信寄到他母亲那里。

“你看了吧，餐具橱上有你一封信，我估计是塔瓦雷斯银行寄来的。”他把信放进口袋，揉成一团，别人还以为他字斟句酌地把这封信苦苦读了一个小时呢。这时，他陷入沮丧、沉思之中，大家猜想塔瓦雷斯银行摆出一副要杀人的面孔。

后来，雅克有一段时间未来拿信，这样，他以为信就不存在了。可是，他很快感到自己手头是那么拮据，以至他不得不同意再来他母亲那里。他母亲马上追问道：“告诉我你做了什么，雅克？你父亲死时，我借了钱，我知道我损失了多少。”

他能够惟一回答她母亲的是：

“一项债务，是一些小票据，但是来得频繁；像我这样的情况，我一下子支付这样多的钱。”

“为什么这样神秘，为什么不对你妻子说呢？”

塔纳朗夫人简直希望她的媳妇也尝尝负债的痛苦。然而雅克从来没有向妻子透露任何有关钱的问题，其原因就不必说了。同样，他也从来不想让她知道他的家庭的情况，因为这个家庭使他厌恶，她死前一次也未来过。